

文新學刊

昨日

司徒宋

永祥印書館刊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昨日

小說集

司徒宗

目次

寂寞		(一)
被摧殘的生命		(二七)
徘徊		(三七)
剪影		(五〇)
王會長		(六四)
浮沉中		(七四)
縫寒夜		(九)
犧牲		(一〇六)
夢		(一六〇)

黎明前……………(二九)

小胖子……………(二四)

火花……………(二五)

昨日……………(二六)

寂寞

四周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青年志感到一種異樣的落寞；過去三數友朋的高談闊論，像停留在耳邊，又像遙遠得在世界的另一角裏。他自己真有些不敢相信，該是熱烘烘的場面裏，會像隱居古廟一般的無聲無息。

他是想要幹一些熱烘烘的工作的。他要耐苦耐勞的在這大時代裏苦闖一場！他要應用自己所知道的，盡自己所有的力，把這裏隊伍裏所有的頭腦都洗鍊一下。他要從自己手裏鍛鍊起一支鐵軍，給殘暴的敵人一個重大打擊！

敵人真的，青年志一想到敵人牙齒就咬得緊緊的，眼睛也圓睜了起來！這簡直是野獸沒有人性的東西！六十四歲的老父，竟倒在這野獸的腳邊。這是不共戴天的深仇！

「此仇不報，何以爲人！」青年志是立定了這個志向的。何況更有無千無萬的同胞，

正同樣的繼續着受這野獸的吞噬！何況這更是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真的，凡是有血氣的人，凡是中華民國的青年，誰不該把最後一滴血灑上這野獸的身上！所以青年志雖然明知這工作是苦的，將喊啞喉嚨，將用盡腦汁，將喝些渾濁的水，將嚼些苦味的菜，將睡上消失了溫柔的硬板鋪，冰被窩，但是，青年志是預備忍受這一切的！爲了國難，爲了家仇，爲了一手訓練起一支鐵軍，爲了給野獸一個回擊，生活上的一點不舒適算得什麼！在這麼一個大時代裏，誰不在忍受一切，誰不在埋頭苦幹！除非是那些喪心病狂的毒蛇！

然而青年志感到意外的寂寞了！這是自始至終料不到的。總隊長老是這麼一張死氣沈沈的臉，在這張臉上似乎找不到一些希望。這原是熱烘烘的事呀，但這張臉像永遠在盤算着什麼似的，老是躲在那陰暗的小屋子寫些什麼計劃。曾經有過幾次青年志熱烘烘的去商量召集全隊士兵作訓話或者擬個什麼告民衆書之類的事情，可是那張死氣沈沈的臉總是陰陰的一個苦笑，再拖着一句輕輕的話：

「幹工作總得實際些啊！」

實際，真是天曉得！因為要實際工作，纔到這裏來吃苦的——難道這裏來嘗嘗淡水苦味，特地來「形式」一下嗎？哼！真是天曉得！青年志幾次想吐出這幾句話，然而始終忍住了。這是一個犧牲一切的大時代呀，難道自己人可以開意氣嗎？不錯的，忍耐罷！青年志預備忍受一切的，纔決然來到這裏的！

祇是，一顆寂寞的心，常伴着他的周遭。這是青年志認為最苦痛的事。拖着寂寞的心回到自己政訓主任的房間裏，還是一個無涯的寂寞！門旁的那張褪了色的「政訓主任室」的紙條，像在扮着鬼臉譏笑他；是三個月了，背上了「主任」的銜頭，做了些什麼工作，這又是足夠青年志痛心的，陰沈沈的環境，依舊沒有訓練出一些生氣；總隊長還像是這麼的憂鬱；這一羣混蛋的士兵，依舊是終日嘻嘻哈哈的，不知國難的嚴重！更看不慣的，就是那個嘻皮笑臉的參謀長！一點沒有顧忌，一點沒有長官的身分，終日混在士兵羣裏胡鬧。這些士兵其實也真可憐，頭腦太簡單了，不會起來驅逐毫沒有政治意識的長官！

「終日胡鬧，就是抗敵！」

青年志猛擊着自己的頭，在寂寞的空氣裏發出「碰」的一聲。同時遠遠的一陣嘻嘻聲像有意趁這機會似的偷偷地又跑進他的耳鼓。寂寞的心弦上又添上了一層煩躁！自己的政治頭腦在這裏簡直會被寂寞消蝕，會被煩躁擾昏！這簡直是活受罪，這簡直不像大時代裏偉大工作的一環！

這真太苦痛了！然而青年志始終咬着牙齒忍耐住了。心頭雖然像憤恨廢暴的敵人那般的疼痛，但那雙沈重的腿還是拖他跨出了房門。

「總得刻苦耐勞纔有成績呀！何必爲了這一點挫折就消滅了自己的志向呀！忍受！忍受！要有總理一樣的大無畏的精神和環境鬭爭！」

經過一行低矮的平屋，從平屋散出一股異樣的氣息；像是幾月不洗的腳底裏發出來的那種臭味。青年志幾乎把中午吃下去的那半盞硬飯嘔了出來。這不像是人住的地方，簡直是豬窠！趕緊加速了腳步跑過，已經打了幾個噁心，胸前也像有一塊什麼東西壓住似的。

恰巧從對面走來了那個政訓員。青年志像找到了發洩對象，匆匆的挺一挺胸，更無暇把手反到背後，成個什麼軍人演說的姿態；立刻粗暴的喊住了對面的小個子：

「喂！張同志，忙個什麼……」

對方一呆，站定了，可是沒有行舉手禮；這在青年志早已認為是不够禮貌的！也可以說是這部隊裏許多缺點中的一個大大的缺點。雖然向總隊長提到過好幾次，而總隊長還是一個死氣沈沈的苦笑！

現在青年志沒有工夫再想到這上面，然而胸部卻自然的更挺高了一點，同時雙手也已反到了背後。

「喂！張同志，我們沒有做了什麼政訓工作，這你是知道的；但是，但是，士兵的清潔，清潔，這是衛生，那裏可以不顧到！那平屋裏的臭氣，臭氣，你是知道的……」

青年志險乎又噁心起來；那難堪的臭味，還在從風裏帶來。他用手向那平屋一指，代替了上面的話，同時趕快用另一隻手掏了身邊的手帕，悶住了鼻子。在這些時候，演說的

姿勢似乎再不能保持下去。

然而對方那個小個子像沒有嗅覺似的，依舊和往日一樣的天真的一笑。

「主任，這是小事，參謀長說過，現在談不到這些……」

媽的，又是參謀長！這簡直成了參謀長的私人，一味用參謀長來壓勢人！參謀長參謀長！混蛋別的都是小事，祇有和一般不知上下的糊塗蟲胡鬧纔是大事！真是混蛋！這小子也變了，剛碰頭的時候，還有些樣子，服服貼貼的；現在動不動就是參謀長！自己是政訓人員，儘向參謀長身邊跑！哼！有結果！有結果……

一股憤怒襲上心頭，青年志的臉暴紅了。但小個子已經像蝴蝶般向另一方向飛去了！看着小個子的背影遠去，憤怒漸漸地消沈，而一陣寂寞的悲哀，填補了空隙！像被丟在深谷中的孤兒，看不到一個熟識的臉，淚珠似乎已經充溢在眼眶，可是一個新的意念，突然閃上了腦際：

「這是一個苦難的大時代呀！人們不了解我，但是我得了解人呀！人們雖然遠離我，

但是我得用我的毅力去找回我的人羣！

不錯，是這樣！青年志邁步向石級上前進。同時他又記起初到這裏時的那次全體總集合的熱烈情況，這真是一生中最光榮的記念日！隊長牽着自己的手微笑着走上那個用四張八仙桌擺成的那個臺上；雖然那個臺似乎簡陋一些，前面也沒有一個什麼歡迎×××大會的橫額，但隊長的那幾句介紹詞就够享受了。接着更是自己挺着胸背了手的那篇冗長的演說，臺下的許多烏黑的眼珠，末了的一串洪亮的掌聲——何況這掌聲更是隊長領銜的那個參謀長，一眼就知道是鬼東西，草包！這樣一個熱烘烘的會裏，會說不上一句話！

「真是——草包！」

但可惜就祇有這麼一次！隊長像不樂意多幹幾次這樣熱烘烘的事，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而這般人卻一百個的不了解；因此，「唉！」青年志往往要爲這遺憾而歎氣的，他歎息着偉大的政訓工作無從做起，他感慨着偉大的政訓工作被人忽視！

照隊長的說法，青年志是不敢贊同的！個別訓練，這簡直是胡鬧，簡直是浪費時間！何況主任走到士兵的房裏，也太不像樣！更有那一股股的臭氣……

一想到臭氣，青年志又是打了兩個噁心；趕快用手帕搭了揩嘴角，擡起頭來，原來自己又走到另一行的平屋前了。他才意識到臭味又陣陣的向他襲擊，一聲聲笑語也似很清晰了。

想趕快避開這難擋的臭氣；可是自己早決定了一個找回人羣的心，讓自己的生活熱烘烘；讓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供獻給苦難的祖國；讓這裏的部隊成爲自己的一支鐵軍，站上國防的前線；因此，他忍受了臭氣，挺起了胸，更放慢了腳步。

他的眼光接觸到屋裏七橫八躺的同志，凌亂的被絮，滿地的柴草，眉心不自然的又皺了起來。同時當他的腳步聲響到了每一屋子的前面，裏面立刻沒有了聲音，卻是十幾對烏黑的眼珠緊對着自己。待他的腳步移過了門，裏面又有一兩聲淺笑，接着是像先前一樣「鳴鳴」的一片。

這是難題！士兵沒有一個立起來向他招呼的，自己怎麼可以先開口呢？簡直談不上一句話，那裏談得到「訓」！國家大事更無從說起。青年志感到說不出的徬徨，然而一行平屋卻已到盡頭了。

這是末一間，在末一間裏居然發現了「草包」參謀長！這傢伙也橫倒在一堆黑絮裏；更把放在稻草上的豆一粒粒的往嘴裏送。這虧參謀長辦得到，在青年志的心裏，即使不睡了三夜，不吃了三天的飯，也不會想到這裏來躺一躺或者吃些什麼東西的！

參謀長竟立起來招呼了；嘴裏一邊嚼着豆一邊是接連的一串「難得，難得。」

這是侮辱！難道只許你參謀長可以來得，我政訓主任就不能來！青年志頗有些忿忿了。可是一想到「忍耐」，一想到祖國在苦難的時代中掙扎，而面前站着的究竟是鬪爭中的同志時，臉上立刻掛上一個不自然的微笑，頭也隨着這麼點上三點。

然而一股難擋的臭氣是更強烈了；眼前依舊是躺在地上的一羣；參謀長再沒有一句話，祇是呆呆地站在他的對面；而自己也永記不起一句要談的話。周遭是靜寂了！隔壁

房間裏的談笑聲陣陣的傳來，更使他感到窒息；這難堪的沈默比受罪更難當，於是青年志祇好若無其事般的擺一擺手退了出來。

「簡直像走進一個廟堂！這一羣泥塑木雕的東西！」

但他終於又感到寂寞的悲哀了，在他走出五六步路門裏立刻送出一陣放浪的笑聲的時候。

「他們都在排擠我，他們都在隔離我！唉！我這一顆鮮紅的心！我這滿腔的熱誠！唉！我可憐的老父！我苦難的祖國……」

「碰」的碰上了房門，青年志埋頭在枕上飲泣了。

回憶像閃電般襲上他的腦際：過去數十學生圍繞着他研討國難問題時的情況；民衆大會時站在高臺上迎風演講的雄姿；起草宣言揮寫標語時的熱烈；更有那熱烘烘的事情幹了以後閉目躺上沙發養息時的閒適；這種種，都像秋風飄落黃葉般的，永遠不能回上枝頭，永遠不能再在自己的生活環中重演！

「唉！誰料，誰料，這更該熱烈的事業中，會這般死氣沈沈的！」

青年志雙手捧住自己的頭，從床上「霍」的站了起來。從案頭的小方鏡中接觸到自己枯黃的面影時，真使他嚇了一跳！這已經不是三個月前的自己了！深凹的眼窩上罩上一周黑圈，這是身體走入衰境的表徵！自己還是年輕輕的，一點兒事業也沒有幹過；何況家仇未報，國難未抒！

這是營養不良的緣故！真是，天天的青菜豆芽！即使是耐苦耐勞呀，身體裏究竟也需要放進一點油質的！然而這裏沒有，這裏沒有，這裏天天是青菜豆芽！青菜豆芽裏不會有多量的脂肪，這是臉色枯黃的原因！可是，也許是心境不好吧？否則，那參謀長的臂膀爲什麼會一天粗一天了？更有那一個子……

好吧，應得讓心境好一點。回憶應該從腦海裏排出，這不是一個回憶的時代！老父的慈愛不要常常掛在心頭；庭園中的臘梅也譬如已經枯死；自己應該委屈些去接近參謀長，和參謀一樣的說說笑笑。晚上，也該和參謀長一起去鄰近的農家跑跑；據小個子說參

課長和鄰家很投機，自己原也該活動一下，這未始不是政訓工作。好吧，得改變一下心境。當這冷靜的思考得到一個結論的時候，心境確實平靜了許多；然而遠遠一陣陣的哄笑聲又傳進他的耳鼓了！這惹人厭惡的笑聲！這不知國難之嚴重的笑聲……

青年志的心又往下沈了……

晚飯還是這兩味老菜，一鍋青菜裏還好像有幾張敗葉沒有揀去；這簡直是給羊吃的東西！過去自己曾經親手一葉一葉的拋給那對小白兔子吃的，也許還要比眼前的新鮮一些。而現在居然要作為自己唯一的「下飯」！青年志皺起了眉心，那雙筷似乎舉不起來的沈重。每吃一次飯，在青年志簡直是一次刑罰！粗飯淡菜已經不容易下喉，再加上士兵身上帶來的那種特有的氣息，長官和士兵共同生活原是他過去的理想，也是吃苦耐勞的先決條件，誰料事情到了眼前竟這麼難堪！青年志沈重的歎了一口氣，放下了飯碗。一眼看見參謀長卻正在低了頭狼吞虎嚥，面上還掛着一個淺笑。

「唉！唉！不夠！不夠！我也許不夠耐苦耐勞；我也許負不了這大時代的使命！」

青年志像在反問自己；但是他又否認了過去還不是也幹過許多熱烘烘的事嗎？還不是作了五年多的青年的前導嗎？何曾，何曾……總之，這不是耐苦耐勞的問題，這是這裏一切太簡單化的原因！就像清潔，禮貌……

這晚居然來了件熱烘烘的事了。是哨兵提到了一個漢奸。漢奸是個瘦小子，穿了一身破爛的衣服，身子在寒風裏顫抖。如果不從破爛的衣服搜出那個特別標記，青年志一定要認為一個可憐的乞丐。

長官們集合着在一盞豆油燈下審判。隊長陰沈沈的面上更顯得陰沈，只有兩頰的肌肉卻在牽動；參謀長的笑容不知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是一連串的粗聲：

「你說，你說，你來幹什麼的！快……」

下面站着的沒有回聲，低了頭像一個木偶。

於是用刑了，參謀長拍着桌子吩咐的。一陣陣慘叫聲在靜穆的空氣裏激盪，青年志的心在「砰砰」的跳動。漢奸是可殺的，漢奸是沒心肝的豺狼，是祖國的叛徒，可是青年